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三十二回 布牢籠即席填供狀 工羅織行文革衣冠

話說林氏、子和到女監中見過了小白菜，把小白菜甘言誘勸，果然小白菜不知是計。以為真是子和愛她，設法相救，心中感激，依允了林氏，到明天攀供乃武，頓時把乃武以前待她的種種恩義，忘在九霄雲外。林氏、子和回到衙內，向錫彤、春芳說了，二人聽得小白菜已是受騙，第一步計畫已經成功，只得待明天，俟小白菜供出乃武，再實行第二步妙計。一霄過後，到了明天，錫彤起身，過足了癮，一瞧時候已將十點鐘光景，忙吩咐坐堂，一時衙役人等，站立兩邊，錫彤正中坐定，即命吊葛文卿上堂。文卿到了大堂。即跪在下面，只叫請大老爺替哥哥伸冤。錫彤點頭道：「葛文卿，本縣自得與你作主，替你哥哥伸冤。」便命人把小白菜提上堂來。不一刻，小白菜跪在堂下，心中卻很鎮定，以為只要說是乃武，就可無事。錫彤把驚堂木一拍。喝道：「葛畢氏，快把謀死葛小大的事情，從實招來，奸夫究竟是誰？免得皮肉受苦。」小白菜昨晚得了林氏教導，便叫著冤枉。錫彤喝道：「不動刑具，諒你也不肯招認。」命差人上了拶子，小白菜心中怕林氏說的言語不確，不免有些驚慌，那些差人，早把拶子套上，錫彤叫一聲收，兩旁差人便答應一聲，齊齊吶喊，向兩旁緊收。可是小白菜一些沒有疼痛，只因何春芳早已吩咐過，拶子雖收，卻不在指上，盡是收得屑屑作響，受刑的人一些收不到指上。本來清朝官府的刑具，只要化錢給行刑的人，受刑人便一些不痛，非但看的人瞧不出破綻，便是堂上官府也不會看破。這也是一種黑幕，何況今天。劉錫彤心中明白非凡，不過遮掩人家耳目罷咧。小白菜到了這時已把林氏的言事相信到了十二分了。便假作疼痛，放聲大哭。錫彤暗暗歡喜，暗想小白菜倒也做得甚像，便喝叫鬆刑。兩旁把繩鬆下，錫彤又喝道：「葛畢氏，快些招來。倘再刁賴，本縣要動大刑了。」小白菜仍推不知，錫彤即命差人把天平架取來，放在當堂。這東西非同小可，受著便得暈去，連文卿瞧了，也很寒心。小白菜那裡愿招，這都是昨夜林氏所教。錫彤便吩咐差人把小白菜上了天平，只向上一收，小白菜趨勢口稱愿招，錫彤便命放下，喝問口供。小白菜哭道：「這都是楊乃武的主意，與小婦人無干的呀。」錫彤道怎麼是楊乃武的主意呢？小白菜即把乃武攀供上去道：「小女人同楊乃武自前年四月起首通奸，那時候小婦人住在楊家。有一天，小大晚上回來，險些撞破奸情，小大便起下疑心，即搬出了楊家，住在太平街內。乃武仍常來行動，前一月光景，又被小大險些撞著。自此之後，小大每晚住在家中，乃武無隙可乘，不能到來，便心中懷恨。那一天，小大到店中去了，乃武悄悄走來，把一包砒末交給自己，下在食物之中，可以毒死小大，做長久夫妻。小婦人一時糊塗，依了他的言語，把藥接過，恰巧這天小大到沈家去午飯，腹痛回來，命醫生開了藥方，又買了桂圓熬桂圓湯，小婦人便把砒末下在藥中，小大服下，即便死了。這都是乃武教唆自己。小婦人也是一時糊塗，求大老爺筆下超生。」

這一番言語，有枝有葉，把乃武攀供個著實。說畢之後，小白菜心中總覺得有些對不住乃武，不禁哀哀痛哭起來。文卿聽得，也信以為真，把乃武恨如刺骨。這時堂上早錄下口供，命小白菜畫了供，錫彤即吩咐把小白菜收監，俟提到了乃武，再行審問，又命文卿不許多言，也收了監，便一面命差人到倉前去，提沈喻氏、喻敬天、王心培等眾聽審，一面退堂，回到裡面，林氏早已得信，很是歡喜，何春芳也到裡面，同錫彤商議，寫下了名帖，命一個伶俐家人，到乃武寓所，去請乃武。原來楊乃武自那一天辭了葉氏、詹氏，到杭州去鄉試進場之後，三場很得意，做下了三篇錦繡文章，交卷也很早，出了考場，在寓所中把所做的幾篇文章，又細細的看了一遍覺得字字斟酌妥貼，可算得經綸佳作，心中得意，自不必說，便不再回去，即在杭州住下等候放榜。到了九月十五的一天，放下榜來，乃武已中了第一百另四名舉人，心中歡喜。當下在杭州拜同年，會親友，忙個不了。又有許多湊趣的人，同乃武設宴賀禧，直鬧到十月初方才完畢，即動身到了餘杭。因餘杭縣中也有許多親友、同年須去拜會，又要到衙門中去拜會本地官府，便住將下來。又有親友們知道了乃武得中，都來拜賀，有的擺酒同他接風賀禧，鬧了幾天，直到初九的一天，方才去拜會了劉錫彤，本待再過二三天，即回轉倉前，恰巧聽得了小白菜犯下了謀殺親夫的大罪，心中很是奇怪。暗想小白菜自自己勸化之後，已是歸正，如何有了這般大事發生，怕是冤枉，倒得稍稍打探信息，因此仍留在餘杭。這天卻有一位同事，請他午飯，沒有到衙前打探，飯後回到寓所。覺得放心不下小白菜的案件，欲出去探聽。卻見僕人取來了一個名帖，說是本縣劉知縣請乃武赴席，乃武聽得本縣請酒，自然答應前去。把貼子一看，上面寫著未刻入席，心中覺得奇怪，暗想這位劉知縣怎地請在未刻，不早不晚，算的什麼呢？當下也不懷疑，即回復了來人，準時前來。下貼人自回衙中，回復了劉錫彤。錫彤忙請到了師爺，一同商議，設下了天羅地網，只得乃武到來。

乃武那裡知道，在寓所中一瞧時候，已是二點多了。知道若去打探了小白菜的事情，要錯過了劉知縣的酒席，似不好看，便不再出去。停了一回。見是未末光景，忙整理了衣服，穿了箭衣外套，赴宴禮服，又戴了舉人的冠戴，出了寓所，逕向劉錫彤衙中。不一刻，早到門前，即著人通報。不多時，劉錫彤親自出來，迎到裡面，在書房內分賓主坐下。兩旁差人，卻排得齊齊整整，十分嚴肅。乃武四面一瞧，不禁奇怪起來，暗道：「今天劉錫彤宴客，難道只有自己一人不成？不然，自己來得太早，別的客人尚沒到來吧。」回頭一瞧劉錫彤，神色之間，卻也有些不對，滿面含著一股肅殺之氣，好似罩了一重嚴霜，毫無一絲笑容，心中越發的不解起來。正待說話，卻見一個衙役走到裡面稟道：「酒筵齊備了。」劉錫彤即向乃武拱了拱手道：「楊史，便請入席吧。」乃武見了，以為是只請自己一人，忙一面謙遜，一面隨了劉錫彤，走到一間側室之內，裡面擺著一席酒筵。錫彤即請乃武上坐，自己在下坐相陪。何春芳這時也來與乃武相見，坐在一旁。一席酒筵，只有這三人。坐定之後，即有一個衙役上來斟酒，劉錫彤便道了聲請，便不再言語。何春芳卻同乃武寒暄了幾句，乃武見了這般情形，知道錫彤今天宴請自己定是事情，只是也猜不到是小白菜攀了自己。

不一刻，酒過三巡，菜上四道，錫彤忽地開起口來，正色向乃武道：「楊兄，小弟有一事不明，欲請教高見，不知可能見教否？」乃武不知是什麼事情，忙道：「老公祖有什麼見教，晚生自當領教。」錫彤卻目視春芳，春芳即在身旁，取出了一張東西，授給錫彤。錫彤接過手中，交給乃武道：「楊兄且瞧這一紙訴狀如何？」乃武接過一看，卻是葛文卿告小白菜因奸謀命，毒死小大的狀子。乃武看了，也不知道錫彤的目的何在，便沉吟道：「這般謀死親夫，自得真憑實証，方能有效呀。」錫彤冷笑一聲道：「正是正是，本縣已下鄉驗明，確是服毒身亡咧。」乃武不禁愕然道：「這般說來，葛畢氏實有可疑了。可是因奸謀命，有了淫婦，必有奸夫，公祖可曾問出口供，奸夫是誰呢？」錫彤冷冷的道：「不差吶，奸夫倒也供出來了。」乃武聽得小白菜已供出了奸夫，不覺面色一變，暗暗痛恨小白菜，怎地果然幹出這般潑天大事，倒瞧她不出，如此狠辣，即正色道：「老公祖，這般大事，自應按法嚴辦。既供出了奸夫，即可將奸夫拿到，使他對口，供出實情，方能替死者伸冤哩。」劉錫彤聽得乃武這幾句言語，立即把面色一沉道：「好，既是如此，楊兄。你可知道奸夫是誰？」乃武正待答言，劉錫彤已立起身來，向何春芳道：「師爺，你把小白菜的口供，高聲念上一遍。」春芳聽得，忙在袖中取出小白菜的口供，高聲念了一遍。乃武聽畢，暗暗吃了一驚，暗想再想不到小白菜這般忘恩負義，竟把自己咬了上去，只是無憑無據，憑著一個婦人的話，也不能便把自己怎樣。方欲分辨，早見錫彤喝道：「楊乃武，本縣一向以為你是讀書君子，誰知你是這般的人面獸心，竟幹這般醜事，皇子犯法，與庶民同罪，今天可由不得你咧。」說畢，向兩旁差人道：「快把楊乃武押將起來，本縣即刻升堂審問，替死者伸冤。」說了，便一抖衣服，竟自出去。兩旁衙役，早把乃武一把在座上扯起，喝著快走。乃武見這般情形，知道今天劉錫彤因了平日同自己不合，要公報私仇，可是自己究竟是個紳士，又是新中舉人，不能因了奸婦一言，便把自己怎樣，便哈哈大笑：「好劉錫彤，原來今天你請我赴筵，存著這般歹心。好得我楊乃武并未犯下這般歹事，看你將我怎樣？將來自有水落石出之時，瞧你怎樣得了？」何春芳也不答言，只命差人將楊乃武押將下去。差人們聽得，也不容乃武再言，如狼如虎的將乃武押將出去。春芳即回到裡面，見劉錫彤正橫在煙榻上過癮，坐在一旁。劉錫彤商議了一回如何審問乃武，過了半個時辰，錫彤的煙癮過足，方伸了伸腰，吩咐升堂。一剎時鼓聲響亮，兩旁差人立得齊齊整

整，雖說是七品縣令的大堂，職份細小，也十分威嚴。劉錫彤拈著八字鬚鬚，踱將出來，在正中坐定，一邊有刑名師爺，一邊有錄供幕府，劉錫彤坐定之後，便命人先把沈喻氏帶上堂來。原來到倉前去提的聽審人，都已提到。不一時，喻氏當堂跪下。喻氏這時也得了信，說奸夫是楊乃武，把乃武也恨如刺骨。劉錫彤問了喻氏年歲籍貫，喻氏一一答了。又問了一回小大死的情形，同了平時同小白菜的情形，喻氏即把小大住在楊家，看破奸情，搬到太平弄居住，後來又如何看出小白菜不對，怎樣毒死，自己生疑，命葛文卿前來告狀，細細說了一遍。

錫彤聽畢，便命跪在一邊。將文卿帶上，也問了一遍，同喻氏所供，一般無二。文卿供畢，錫彤又把敬天、王心培等，一一問過。便命將三姑帶上。這時三姑已由子和關照，命她供出小白菜奸夫，只有乃武一人，又許下了二十塊錢。三姑便依著子和吩咐，供了乃武。錫彤暗暗點頭，春芳的計較高妙，當下即把小白菜帶上堂來，又假意喝問了一回。小白菜依舊咬定是乃武交的毒藥。錫彤把眾人問過，都命跪在一旁，方把乃武帶了上堂。乃武這時是個新中舉人照例不跪，立在下面。劉錫彤把驚堂木拍得山響，喝道：「楊乃武，你尚有何說，快些從實說來，怎地起意，因奸謀斃葛小大的性命。」乃武聽得，哈哈大笑：「公祖，我毒死葛小大，可是你親眼得見的嗎？有什麼憑據呢？」錫彤聽得，早忿火中燒，喝道：「楊乃武，葛畢氏已招得明明白白，是你親手授給她的砒藥，還容你刁賴不成？還是好好招出，本縣存你體面，不招恐有些不便咧。」乃武早橫定了心，不招什麼，瞧你把自己怎樣，便把牙一咬道：「晚生又沒有做過這事，說些什麼出來。」錫彤也料定乃武不肯認在身上，即把小白菜提在堂下，喝道：「葛畢氏，你把楊乃武怎樣命你毒死丈夫，同乃武對來。」小白菜見了乃武，本有些內愧，只是信了林氏的言語，要救自己的性命，又可做知縣媳婦，不得不把天良泯絕，向乃武道：「二少爺，事已至此，便說了吧。」乃武聽得小白菜果然攀了自己，忍不往火高千丈，向小白菜罵道：「好一個沒良心的淫婦，我當初怎樣看顧于你。今天不思報答，反將這般事情攀供于我，你的良心何在？」小白菜被乃武說了這幾句言語，心中究屬慚愧，低頭不語。錫彤見了，暗道不好，不要小白菜良心發現，說出了根由，那還了得，忙把驚堂木一拍道：「好，楊乃武，竟敢仗著科舉威勢，咆哮公堂。我也知道你是個新科舉人，不把我小小縣令放在眼中。可知你如今犯下重法，皇子犯法，與庶民同罪，本縣也顧不得體面。」說著，即命幕府下一角文書到學府中，將乃武科舉革掉。這種文書，春芳早已辦就，立就命人去到學府。不一時，回文到來，把乃武數載辛苦得下的科舉前程，在這一角文書之上，生生斷送。劉錫彤即命差人把乃武衣冠剝下。乃武到了這時，知道劉錫彤已同自己做定了對頭，要公報私仇，也只得跪下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